

李自成



一精补本一

姚雪垠 原著
俞汝捷 精补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三· 长风驾高浪



李自成



—精补本—

姚雪垠 原著
俞汝捷 精补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三· 长风驾高浪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自成(精补本)·三/姚雪垠原著,俞汝捷精补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599-6

I. 李… II. ①姚…②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2431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敖 露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787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33.375 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88 千字 印数:1—12000 册

定价:168.00 元(四本) 本册定价:4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下旬,李自成与罗汝才一起率领联军主力,再次围攻开封,发动了以炮轰为主的激烈的攻城战,还采用了挖洞、引爆等战术,但直到十五年正月十五日,未能破城,于是决定暂时撤围。

同年二月中旬,对崇祯来说又是祸不单行的时候。十七日,李自成攻破襄城,将汪乔年捉到杀死。十九日黎明前,清军攻破松山堡,洪承畴被俘。在押往盛京途中,洪决心为明朝慷慨尽节,抵盛京后不久就开始绝食,但在永福宫庄妃亲送人参汤后,他的想法逐渐改变,最后变节降清。

三月中旬,活跃在豫东的农民起义领袖袁时中迫于形势,前来归顺李自成。李为了笼络袁,不顾慧梅正与张鼐相爱,将她认为义女,嫁给袁时中。但婚后不到一个月,就在农民军攻占商丘城后第三次前往开封途中,袁时中叛逃了。

五月初闯罗联军第三次兵临开封城下;中旬,农民军正在城外全力抢割麦子,获悉前来援救的官军已经到了尉氏县境,李自成当即决定抢先在朱仙镇占据有利地形。由于被农民军切断水源,十七万明军不战自溃;作为主力的左良玉几乎全军覆没。下旬,赢得大捷的闯罗联军重新将开封围困起来。

四个多月时间内,农民军对开封围而不攻。从六月开始,城中粮食日趋困难;到了八月,已普遍断粮,出现人吃人的惨象。九月,正值黄河秋汛,北岸官军于十四日深夜驾船来到南岸,炸开河堤。滔滔洪水直扑开封,全城顿时成为泽国,死者不计其数。驻扎城外的农民军也被淹死一万多人。

闯罗人马撤到许昌附近休息整顿。十月上旬,忽闻今春刚刚出狱的陕督孙传庭在崇祯催逼下已出潼关来到河南,正向东边开来;同时获悉袁时中到了杞县围镇准备长驻。于是李自成兵分两路,自己与罗汝才率领联军主力迎击官军,随即凭借优势兵力在冢头镇一举打败了孙传庭。另一路人马由李过率领前往围镇。在消灭袁时中的战争中,慧梅陷于两难选择,最终大义灭亲,然后自尽。

十一月中旬,闯罗联军攻克汝宁,俘杀杨文岳,随即与前来会师的革左五营一起向襄阳进军。攻占襄阳后,联军南下,于十六年正月初一攻破承天;随即一面继续追击左良玉,直到将他赶出武昌;一面分兵攻占德安、荆州乃至大江以南各县。三月初,为了建国称王,独占胜利果实,李自成罗织罪名,火并了罗汝才、贺一龙,随即改襄阳为襄京,自称新顺王,设立了中央机构。

十六年夏,为了解江南的军备、民情、物产等各种情况,李自成派尚炯、华叔敏以采购药材、棉布为由前往南京。途经武昌时,他们受到了自称西王的张献忠的热情接待。

八月,孙传庭再次出潼关。李自成不断以弱军诱敌,最后在郟县附近通过切断粮道大败官军,随后乘胜前进,于十月初六攻破潼关,十一日进入西安,建立大顺政权。一个多月后,李自成在文武簇拥中率万余骑兵回家乡米脂祭祖。

目 录



一、再攻开封(第一——四章)	001
二、燕辽纪事(第五——八章)	038
三、慧梅出嫁(第九——十二章)	077
四、袁时中叛变(第十三——十七章)	110
五、朱仙镇(第十八——二十三章)	160
六、洪水滔滔(第二十四——三十六章)	215
七、一败孙传庭(第三十七——三十九章)	331
八、慧梅之死(第四十——四十二章)	357
九、汝宁会师(第四十三——四十四章)	381
十、襄水奔流(第四十五——四十九章)	399
十一、烟波江南(第五十——五十三章)	441
十二、二败孙传庭(第五十四——五十七章)	478
十三、威加海内归故乡(第五十八——五十九章)	513

再攻开封



第一章

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間，正是农历小年，李自成到了开封城外。他将老营扎在曹门正东大堤外的应城郡王花园。曹操随后到达，将老营扎在城东南角三里外的繁塔寺，离禹王台很近。李自成一到驻地，马上就召开军事会议。

一个月来负责刺探开封军情的是李侔。他恭敬地站起来，说道：

“由于我们的游骑近三四天来出没于朱仙镇一带，城中以为我们大军将攻南门，就把守城的主要兵力放在南门一带。守南门的是新任巡抚高名衡，副手是总兵官陈永福。陈永福的将士有一半驻扎在南门大街。城上滚木礮石摆得极多，百姓家家户户早晚轮流登城。”

李自成又询问其他各个城门的防守情形。李侔将各城门担负镇守的官绅名字一一说了出来，并把官兵的数目也说了个大概。对于城中所存的粮食、柴火约有多少，能支持多久，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听完李侔的禀报，李自成频频点头，连说：“很清楚，很清楚。”接着又问道：“为什么要让祥符知县王燮镇守北门？”

“让王燮镇守北门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第一次我们来攻开封时，此人颇有胆略，年纪又轻，深得抚、按各封疆大吏的赏识，周王也很赏识。他本来已经升为御史，只因开封情况紧急，不得不暂时留下。现在让他镇守北门，是因他们认为北城外面的护城河无水，城墙稍低，容易受攻，需要派一个真能做事的官员在那里才行。”

李自成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城中百姓是否十分惊慌？”

“百姓自然是人心惶惶，不过没有人想到投降。”

“为什么百姓跟官府如此一心？”

“官府造出谣言，说几个月以前，开封人射伤了大元帅的一只眼

睛,我们的将士发誓赌咒:下一次攻进开封,不但活人要杀光,连死人也要剁三刀。”

大家听了都笑起来。闯王也笑骂道:“他妈的!他们竟如此造谣煽惑,无怪百姓要拼命守城。”

会议决定从明日起,按照预定方略,从宋门到曹门和北门,全面猛攻。各个大将重新分了任务,主要力量放在曹门和北门之间。会议之后,李自成准备就寝,却见高一功又走了进来,在火边坐下。自成问:

“你还有什么事儿?”

“如今天气寒冷,又在黄河边上,尖风刺骨,各营都求我向你要求,像曹营一样发酒挡寒。”

“有酒么?”

“酒准备了不少,还可以继续准备。”

“好吧,发给大家酒喝,比曹营减半。可是一功,你替我严申军令,不管是谁,不许喝醉;有喝醉的严厉处罚!”

高一功仍不走,嘴唇动了动,分明有什么话欲说又止。李自成问道:

“还有什么事儿?”

高一功笑一笑,说:“李古璧打今年春天回营,已经几个月啦。他总是暗中抱怨没有派遣他重要差事……”

自成截住说:“给他三百人照料粮草,这差事还不重要?”

一功说:“我也说很重要,可是他想带兵打仗,认为打仗容易立功,照料粮草使英雄无用武之地。”

李自成用鼻孔冷笑一声,说:“此人不可重用。你知道,他虽然也姓李,可是并非一族。他是清涧县人,上一代才搬到米脂城附近住。可是他平日对不知底细的人七吹八吹,说他是我堂兄弟,没出五服;背后同别人谈话,提到我就称‘我二哥’如何如何,提到你姐就称‘二嫂’,也真糊弄住了不少人。他又喜欢吹从前的战功,吹我多么赏识他。真他妈的!”

高一功笑着说:“这些情况我全清楚,别人也清楚。人们说他是卖狗皮膏药托生的,所以给他起个绰号叫李狗皮。”

李自成接着说:“他实际没有多大本领,却喜欢争功。做表面活儿他上前,遇困难活儿他托故向后缩。潼关南原大战之前他掉队了,回到米脂家中;咱们破洛阳之后,他又来了。像这样的人,怎么敢指望他带兵打仗?”

“他对我说,请你派他带兵打仗试试。如他不卖力,甘当军令。”

“真想出力打仗,也是好事,叫他找总哨去请求吧。小事何必问我?”

“他知道捷轩不喜欢他,所以不敢见捷轩,总是缠住我,请我在你面前说说。”

自成想了想,说:“把他派到谷子杰的营中吧。你告他说,他若犯了军规,可休想因为他姓李就宽容了他!”

高一功一走,李自成赶快睡觉。可是他刚躺下去,忽然听到远处杀声暴起。他重新披衣,奔出屋外,看见北门的方向有火光,又听见炮声、杀声也是从那儿传来。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故,向身边的亲兵吩咐:

“赶快备马!”

丁启睿近些日子来总在奔波。南阳失守后，他受到朝廷申斥，又奉诏来救开封。他是河南永城县人。开封如果失去，他将国法难逃。为着自己的性命，也为着桑梓父老对他的期望，他不得不跟在闯王大军后面，往开封奔来。他手下共有两三万人，因急着要奔进开封，所以只抽调了部分他认为可用的精兵，约三千五百人之谱，多是步兵，轻装赶路。

闯、曹大军离开许昌以后，沿着扶沟、鄢陵、尉氏分两路奔向开封。丁启睿起初跟在闯、曹后面，后来觉得这样太慢，而且很危险：万一义军埋伏中途，他就会吃大亏。所以他后来改变了路线，从长葛以西向北走去，以急行军走了两天一夜，快到黄河南岸时，才突然向东转去，预备抢在闯、曹到达之前，从北门进入开封。但是当他的人马到达开封北关时，李自成已经在开封周围安下营寨，仅北门一路尚未合围。丁启睿一到北门，就发现情况十分不妙，于是他赶紧叫城，希望迅速进入城内。城里听说督师大人已到，就打开城门，先将丁启睿和他的亲信幕僚以及两百名标营亲军放进去，然后再让他的大队人马入城。

这时，由袁宗第率领的一部分人马来到北城，看见官军正在进城，便随在官军后面，向城内拥去。官军见义军来了，更急着要进城逃命，不愿作战；义军想混进城去，也不同官军作战。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往瓮城内拥去。

镇守北门的王燮是个十分机警的人，他发现挤进瓮城的，既有官军，也有“贼军”，瓮城门已经没法关闭，便立即下令将主城门关闭。他自己立在城头，俯视瓮城，指挥兵丁百姓向下射箭，投掷砖石。

这时进入瓮城的已有几百官军，还有几百义军，他们都拼命向城上呼喊，要他们打开城门。王燮不理，继续命人向下射箭、扔砖头和石头。瓮城外面的官军，看到这种情况，立刻崩溃，各自逃命。袁宗第的人马也开始动手，有的官军被杀死，有的跪下投降，只有少数逃脱。丁启睿的三千多名援军，只有二三百人进入城中，其余的没有经过战斗，就轻易地被消灭了。

丁启睿进城以后，下令将他的人马全放进城内。王燮置之不理。丁启睿非常愤怒，以督师的身份命令说：

“如不让我的人马进城，有皇上的尚方剑在，你这个知县休想逃避罪责！”

王燮无奈，一面指挥将士作战，一面派人向巡抚请示。高名衡立刻禀报周王。很快，一个内臣来北门传了周王的令旨：

守城要紧。一切军民，凡困在城外的，一律不许入城！

丁启睿这才不敢说话。同时他也不知道，留在城外的三千多官军已经不存在了。

袁宗第将瓮城外面的官军消灭以后，就专心指挥将士来抢夺瓮城。他的人马又有几百人冲进瓮城，一部分人不断地向城上放箭；一部分人抬来了云梯，靠在瓮城上。有几十个人登上了瓮城城墙，直向大城奔去，眼看就要夺得大城。王燮立即悬出重赏：凡是能将“流贼”打下城去的，赏元宝一锭。当时就有一个大汉，手持长棍，几棍子打下去几名义军。别的官军一拥而上，义军被打退回来，有的被打下城去，受了重伤；有的摔死；也有的被杀死在城上。夺城的战斗很短促，但十分激烈，城头的军民也死伤不少。

义军被打退之后，王燮立刻命书吏将立功人员的姓名记下，每人发给一个元宝，大大地鼓舞了士气。他又悬出重赏：凡是能把瓮城城门堵塞住的，赏给重金。于是，守城军

民纷纷抬着沙包，从瓮城城门上边向下投去。一个一个沙包将城门堵了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义军只好赶快退出瓮城。王燮又命人点着火药和柴草，从大城上投下。霎时间，瓮城之内，又是火光，又是黑烟，加上弩箭齐下，砖石横飞，未及退出的义军和没有逃出的官军，一批一批地死在瓮城里边。单单丁启睿的官军就死了一二百人。

袁宗第看见北门攻不进去，又损失了一些弟兄，连连顿足。这时，李自成带着亲兵飞马赶到。他见袁宗第一脸懊恼，便笑着对他说：

“丁启睿的三千多人马都被你消灭了，你不过损失了一二百人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何况今天本来没有让你进攻北城，只是碰上偶然机缘，你想混进城去。既然这机缘没有用上，也就算了，还是准备一二日内攻城要紧。你赶快休息去吧！”

二十四日午饭以后，李自成骑马出营，打算从北门外巡视到曹门和宋门。为着提防城上打炮，只能在离城二里以外的地方走。随他一起巡视的，有刘宗敏、田见秀、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、张鼐，还有丁国宝、牛万才、黑虎星等人。命张鼐和黑虎星跟着，是为了选择和布置攻城的炮兵阵地。命丁国宝和牛万才跟着，是因为这次攻城需要用掘城的办法。掘城的义军大部分是伏牛山的矿兵^①，也有陕西来的善于挖窑的农民。这支掘城队伍交给了丁、牛二人率领。

城头上忽然出现一群骑马的人。走在前边的是一条大汉。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，在下午的阳光下毛色闪光，显得特别威武。

宋献策“啊”了一声，赶快告诉李自成：“这个骑枣红马的大汉就是总兵陈永福。他今日故意骑马巡城，显示威风。”

李自成凭直觉感到这人不是泛泛之辈，随即问道：

“可真是陈永福么？”

宋献策说：“我在开封时见过他几次，还被他请到镇台衙门，为他批过八字，看过相，对他很熟。林泉也见过他。林泉，你说，他难道会是别人？”

李岩说：“确是陈永福。我跟他不熟，可是也见过几次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他亲自登上北城，看来猜到我们要从北城进攻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是的，他现在正往东城去，分明是猜出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同时进攻。”

牛金星说：“既然他这么重视北城和东城，必会从南城移镇北城，看来南城倒会放松一点。”

宋献策摇头说：“按道理说应该这样，但陈永福这人颇有阅历，他也不会在南城露出多少漏洞。况开封兵民众多，不会使南城力量单薄。”

李岩说：“他们原以为我们从许昌来，进攻南城比较方便，所以陈永福亲自守南门。如今见我们把重兵放在北城和东城，而把曹营留在南城，就知道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进攻。倘若曹营在南城也能认真进攻，我们在北城和东城就比较容易得手。”

李自成听了没有说话，刘宗敏也不说话。对曹营的事情，大家都感到不是那么好办。当李自成等人在城下议论的时候，陈永福一直在城上监视。因为距离不远，他很快从乌

^① 矿兵——伏牛山中挖煤窑的人从军，称为矿兵。

龙驹的毛色和骑马人的蓝衣、斗篷、毡笠等装束特点,断定那就是李自成。

王燮见李自成等仍在驻马观望,忽然计上心来,对陈永福说:“军门大人,何不趁此机会下令开炮,将闯贼一伙打死?”

陈永福笑笑,说:“我们的大炮现在并没有瞄准,他们离城又很近。我们炮口一动,他们马上就会散开逃走。开炮没有用,反而会打草惊蛇。我们可以置之不理,看他们如何窥探,就知道今夜或明天他们将会如何攻城。”

大家听了陈永福的话,都佩服他的老练和持重。可是,过了片刻,陈永福忽然有了把握,回头吩咐一个亲兵快奔往转角的地方,传谕那里的守城军官,快准备三四尊大炮,将炮口瞄准城外转角的路上,等李自成一千人到了转角的地方停留观看时,突然众炮齐放。

大家都称赞此计甚妙,对陈永福更加佩服。

李自成等继续策马前行。快到城墙转角的地方时,宋献策十分机警,远远地看见三四尊大炮正对着转角处的大路,便对李自成说:

“请大元帅不必再看。我们往玉峰将军营中速议大事要紧。”

李自成会意,笑着点头说:“好,不用看了。”

于是,他们绕过一片洼地,朝着应城郡王花园附近的一座营盘驰去。

陈永福来到转角地方,看见李自成等人已经改变方向而去,在心里骂道:

“狡贼,不该亡命!”

到了曹门,那里已经集中了一些重要将领和担负守城重任的地方官吏和士绅。陈永福主持这次军事会议。他先说道:

“本镇奉抚台大人之命,从今天起移镇北门。从宋门经曹门到北门,这一段守城十分重要,看来李贼攻城必在这一段。只要有我陈永福在,决不使闯贼得手。本镇忝为河南镇将,驻守省城,决不怕死;城存与存,城亡与亡。不知各位有何主张?”

黄澍说:“我协守曹门,定当以一死报效朝廷。”

王燮说:“我守北门,只要镇台大人也坐镇北门,我想北门可以无虞。”

陈永福说:“两位老爷如此忠心,本镇自然也不甘落诸位之后。我无德无能,只因几个月前同大家一起打退了闯贼,朝廷将我由副将擢升总兵。本镇深荷国恩,无以图报。此次流贼来攻开封,正是本镇报效朝廷之时,纵然粉身碎骨,也无丝毫犹豫。何况本镇在开封驻兵数年,将士们家眷多在开封。开封存亡不仅是官绅百姓性命所系,也是本镇数千将士及他们的家眷存亡所系。我说这话别无他意,只是深望诸位官绅能同我的将士们和衷共济,齐心协力。”

官绅们都说:“请镇台大人放心。别处官兵与绅民不和,我们不管,这开封城中却是军民一心,风雨同舟,共济时艰。”

陈永福又说:“今日会议,本镇是奉抚台大人之命前来主持。如今既然各位都有一片忠心,本镇备有薄酒,与大家同饮起誓如何?”

大家都说:“遵命!”

随即由中军将领端来一大盆酒和二十几只碗,又提来一只白公鸡,当场将公鸡杀死,鸡血洒在酒中。陈永福先舀了一碗酒,对天发誓:

“我陈永福深受国恩,誓愿以死相报。今日守城,倘若爱惜性命,天诛地灭!”说完以

后，将酒一饮而尽。

然后各个文武官员和士绅都喝了酒，说了大同小异的誓词。

二十五日，约摸四更过后，天上堆着浓云，好像要下雪的样子。

这时，有一千多义军，分为两支，一支由牛万才率领，等候在东城的城壕外面，一支由丁国宝率领，等候在北城的城壕外面。他们带着镢头、锤子、铁钎子，肃立不动。尽管风冷如刀，他们却忘了严寒，心情振奋而紧张，等待着约定的动手信号。过了一阵，只见远处射出一支火箭，这两支人马同时飞奔，过了城壕，随即把背负的门板举起来，遮住头顶，迅速向城根跑去。到了城根，他们先用铁锤将铁钎子打进砖缝，将每一块砖的上下左右都打遍，然后再用铁钎子往外撬。砖与砖几百年互相挤压，当年修筑时又用石灰抹缝，结成石头一般，十分难掘。

他们刚刚开始掘城，城上就拼命往下扔砖头和石头。有的落在门板上，有的直接落在人身上和头上，登时伤了许多人。与此同时，城上还抛下火药包和“万人敌”^①。最可怕的是“万人敌”，抛下之后，一炸开，就会死伤一片。

为了掩护掘城的部队，另有上万名义军将士站在城壕边上，向城头猛烈射箭。城上军民也向城外射箭。城上城下，喊杀震天。

城上军民对于义军的夜袭十分警惕。他们早就料到李闯王必来报仇。不久前南阳城破的消息传来，杀戮情形被夸张得很厉害。他们更加担心：万一闯王人马攻进城来，必会杀戮甚惨，妇女受辱，无人能够幸免。由于抱着这种心情来守护城墙，所以尽管守城的人不断被义军的箭射死射伤，他们还是不停地向城下投掷各种能够杀伤敌人的东西。

陈永福在二更时候，将南门守城的责任交给他的儿子、挂游击将军衔的陈德，自己移驻到铁塔旁边的上方寺。他不脱衣甲，坐在一把圈椅上，闭着眼睛假寐；正要昏昏入睡，忽被呐喊声惊醒。他双目一睁，心中骂道：“他妈的，果然来了！”随即带着一群亲将、亲兵，迅速奔上城头。

陈永福先上了东城。他从城垛中间探头下望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支箭正好射中他头盔的上部，把盔缨射下城去。一个亲将将他的袖子扯了一下，说：“大人，小心！”他没有理会，亲自抓起一块砖头，砸了下去。正在这时，又一支箭从他头上飞过，射中了他背后一个守城的壮丁。这时黄澍跑来，对他说：

“军门大人，目前东城、北城，到处都在掘城。下官守的这一段，共有十五六处正在掘，不管如何抛掷砖、石、火药，贼兵就是不退。”

“不要惊慌，我自有办法。”陈永福说，随即吩咐亲将，“命人快去取柴，越多越好，棉被棉絮都要，油也挑几担来。”

这道命令一下，立刻有许多人跑下城去。在城下有许多专供守城军民睡觉用的窝铺。为着取暖和做饭，在窝铺旁堆放了许多干柴。这时，人们在紧急中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干柴纷纷运上城去，甚至把一些窝铺也拆了，将棉被、棉絮也抱上城头。又有人从上方寺取来了许多香油。陈永福命令把干柴点着，扔下城去。于是，干柴纷纷点着，对着掘

① “万人敌”——一种用泥土作外壳、内装火药和铁屑的土炸弹。

洞的人扔了下去。有的干柴不点就扔了下去，然后再扔下在油里浸过的着火的棉絮，将干柴很快点燃，烧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从曹门到北门，十五里路的城根，处处大火，活像一条火龙。陈永福又对一个亲将说：

“传本镇口谕：本镇现在城上，与守城军民共安危，望军民协力杀贼，有敢擅自下城者斩！”

这道口谕迅速地传遍城头。人们看见一条火龙在保护城根，都感到胆壮，士气振奋，于是，在喊杀声中夹杂着欢呼声、呼哨声、得意的谩骂声。

这时，李自成来到北城外边，立马在离城壕不到半里远的地方。刘宗敏从东城驰马赶来，同他立在一起。看见城上用火攻的办法杀伤义军，李自成心中十分激怒，恨不得立刻指挥大军用云梯爬城。但他很明白，对这样高而且又有这么多人守卫的城墙，云梯是无济于事的，只会徒然牺牲大批将士。

在北城外负责指挥的李过跑到他面前。他不等李过禀报，先问道：“还得手么？”他的语调十分平静，好像他很有把握。

李过回答：“各个洞都已挖进去二三尺深，只是将士们死伤很重。”

刘宗敏对李过说：“补之，除非重伤，一个人不准退回，要死也死在城根。有擅自退回者，立即斩首！”

李过说：“我已经传令了。”

李自成问：“国宝呢？”

李过说：“国宝已经挂了两处彩，我派人换他下来，他不肯，仍在城根指挥掘城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表示赞许，随即望了刘宗敏一眼，问道：“东城情况怎样？”

“有几个洞挖进去了。将士死伤很多，没有一个后退。”

“牛万才呢？”

“受了重伤，已经将他背下来；换了人去，又死了；如今又换上第三个人在指挥掘洞。”

李自成不再说话，带着吴汝义、李双喜和部分亲兵，策马奔到东城。他一边看将士们苦战掘城，一边倾听南城的动静。听了一阵，只听见有稀疏的炮声和呐喊声从南边传来，显然是曹操怕损伤自己的将士，没有用力牵制南城的守军。他没有流露出他的不满，表面上似乎专心在看东城的苦战，心中却狠狠地骂道：

“妈的，终究是两条心啊！”

在掘城开始之前，宋献策已经到了东城。现在见闯王来了，他便策马来闯王身边。

李自成问道：“献策，城上用火攻的办法杀伤我们许多将士，你看有没有什么破法？”

宋献策说：“我昨天下午已经猜到城内会用火攻办法对付掘城，派人在附近村庄找了五百把铁叉和桑叉，刚刚运到，如今正在派人分送各个掘城地方。他们有了铁叉和桑叉，就可以很容易地将木柴和棉絮掷到远处去。”

李自成又问：“我们的箭压不住守城官军，能不能沿城打炮试试？”

宋献策说：“如今洞只挖了两三尺深，还有大半将士不能进洞，打炮十分危险。炮打得高，越过城头，便没有效力；炮打得低，恰恰打上城头或城墙高处，崩下的砖头会打伤

我们自己的将士；万一有几炮打得稍低，炮弹就会在城根落下，更增加我们的死伤，动摇掘城将士的士气。所以目前不是打炮的时候，必须等天明之后，掘城将士都进入洞中，那时就好办了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好！那时再用大炮向城上狠打！”

李自成知道曹操在南城并不卖力进攻，就命令李双喜驰赴繁塔寺，要曹操一定派一万精兵来城东北角大沙堆处听候刘宗敏的调遣。

天明以后，双方都看得很清楚，城上城下，互相打炮。在炮声中，守城军民和城外义军都不断死伤，但炮声不绝，愈打愈猛。

曹操不敢公然违抗李自成的军令，果然在天明前派他的亲信将领孙绳祖率领一万人马来到东北城角。刘宗敏将他们分为两支，五千人马去城东，五千人马去城北，参加攻城战。宗敏原来对于曹营夜间的表现十分气愤，这时在心中暗笑说：

“由不得你曹操圆滑，莫想高抄手坐山观虎斗！”

孙绳祖本人倒是一员猛将。他和他手下的将士，为要替曹操争面子，不管是参加掘城，参加炮战，或与城上对射，都很认真卖力，不避伤亡。这使刘宗敏十分满意，拍着孙绳祖的肩膀说：

“好！这才像个攻城的样子！”

二十六日这一天，有三十多处掘洞的工作都在艰难和不断死伤中继续进行。由于城根的义军有了铁叉和桑叉，可以随时把燃烧着的棉絮和柴火叉走，因此城上只能靠投掷砖、石、火药包和“万人敌”给义军造成伤亡，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阻止义军掘洞。义军极为勇敢，不管多么危险，他们都奋不顾身地掘啊，掘啊，向纵深挖掘。

在曹门以北，接近转角的地方，已经掘了一个大洞。虽然死伤十分惨重，但毕竟是最成功的。二十六日下午，在几尺宽的洞口中已经向左右掘了两丈多宽，向里边掘了一丈多深，又向上掘了一人多高。从洞中刨出的碎砖和土块，与死尸一起，堆在洞口的左右两边，也有一人多高，像两座小山一样。

整个下午，从宋门到北门，长达十五里的城墙上，硝烟一阵阵腾起，又慢慢散去，经过多次的硝烟腾起和散去，黄昏渐渐来了。野外流动着灰暗的暮霭。陈永福这时站在城垛背后，看见义军又从远处向城边运来新的大炮，少说也有十几尊。他传令城上的官兵和丁壮，一半留在城上，一半赶快去窝铺休息，但不许远离。他自己也随即下城，回到上方寺，召集亲信将领、幕僚和守城官绅，秘密商议。会开得不长。会后，各自去准备明日的大战和苦战。那些文官和士绅，在离开的时候，一个个面带沉重之色。大家担心：开封的命运也许就决定在明天了。

当陈永福在上方寺召集会议的时候，李自成同宋献策来到开封城外，巡视了几个要紧的地方。晚饭以后，在应城郡王花园的老营中召开军事会议，曹操和吉珪也到了。会议开得很久，把明日攻城的事商量妥帖，又商量了进城的事。散会后，李自成留下宋献策，问他明日究竟能否将开封攻破。当日是丁卯日。宋献策掐着指头，小声喃喃自语，推算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答说：

“明日辰时猛攻，巳时破城。”

“巳时果能破城么？”

“虽然推算明日巳时可以破城，但卦理从易，易者变也，常常会有变化。倘若明日不能破城，那就要等到明年正月中旬才能攻破。”

李自成不再多问，打了一个哈欠，送走宋献策，和衣就寝。

次日，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七日，黎明时候，大军开始行动。义军用许多大炮猛轰城墙，将士呐喊，实际是迷惑官军，并没有真攻。

在曹门北边的大洞中，义军在黎明时已经退了出来。退出时，装了两万斤的火药，安下了引线。辰时整，将引线点着；不久，只听得震天动地一声巨响，火药爆炸了。趁着火药爆炸，大约有十五尊大炮，同时对准大洞崩塌的地方猛轰。大洞上面的城墙本已崩溃了一部分，在猛烈的炮火中又一块一块地塌下来，形成了一个缺口。

快交巳时，忽然间，所有的大炮都停止再向缺口轰击，只向缺口两边打去。刘宗敏将红旗一挥，郝摇旗和袁宗第率领的两支步兵便直向缺口冲去，准备占领城墙。随即，刘芳亮的骑兵也来到干涸的城壕岸上，准备一旦步兵占领城墙，骑兵就越过城壕，从缺口冲进城去。

这时，守城军民在缺口两边，相隔数丈，都被大炮打得无法抬起头来。

陈永福大声呼叫：“我陈永福就死在这里，大家赶快杀贼！”

他率领亲兵和家丁，亲自向攻城的义军射箭和燃放火器。突然有一杆火铳炸裂，火器手的手和脸被炸伤，引起一阵自乱，火器停止再放。但是陈永福的亲兵和家丁都是优秀射手。一阵箭射下缺口，十分凶猛，使攻近缺口的义军纷纷死伤。

别的守城军民看见总兵官这样不顾性命危险，也都勇气倍增，刚才几乎要崩溃的士气被重新挽回。有的人向缺口扔下砖头，有的人扔下火药包，更多的人向缺口下边放箭。第一批已经攻上来的义军，纷纷死伤，滚了下去。随即第二批上来，又纷纷死伤，滚了下去。忽然间呐喊声、战鼓声震天动地。原来是郝摇旗发了性子，挥着宝剑，杂在第三批将士中间，向缺口攻去。就在这时，陈永福又带头探出身子，与官兵们一起猛烈射箭。郝摇旗的身上和腿上都中了箭，倒了下去。左右的人也纷纷倒下。这一次攻势又被打退。幸而袁宗第接着攻上来，把郝摇旗救走。

刘宗敏看见几次进攻都被击退，遂挥动蓝旗，锣声一响，进攻暂时停止。随即他吩咐张鼎把大炮掉转头来，重新向缺口猛烈打炮。

趁着一颗炮弹刚刚在附近炸开，第二颗炮弹还未发出，满面硝烟和尘土的陈永福双目闪光，从躲避的地方爬起来，弯着腰跑到城上一个安置大炮的墩台上，又偷偷从侧面看了缺口的地势，用已经半嘶哑的声音吩咐火器手：速向缺口处暗暗地移动炮口，瞄准缺口外边。同时，他又命火铳手将火铳也向着那里瞄准。

正在这时，巡抚的一个随从爬到城上，告诉他，巡抚大人要上城督战。陈永福赶快说：“千万劝阻抚台大人，不要上城，请抚台大人就在城下督战。有我陈某活着，贼兵决难进城！”巡抚的那个随从听了这话，赶快下城。

高名衡本来要上城督战，听随从回来一说，又被众官员一劝，就暂时来到离城很近的铁塔下边。他已经作好准备：如果城破，他就进入上方寺，在墙上题几句话，然后自尽。他不肯离开城下，心中想道：“不能离开这里，一离开便会动摇了守城的军心、民心。”有时炮弹发着隆隆响声从城头飞过，落到铁塔北面，距他不过二十丈远；而他坐的地方因为有城墙掩护，反而平安。

李自成和刘宗敏、宋献策下马立在城壕外一里处的一个大沙丘旁边，观看攻城。突然，城上也打来一颗炮弹。刘宗敏看见城上火光一闪，赶快把李自成向土丘后边猛地一推，宋献策跟着把腰一猫，炮弹隆隆地从头上飞了过去。

转眼之间，张鼐们的炮声又停止了。袁宗第督率步兵，成群结队，向缺口冲去。到处是呐喊声和呼叫声，战鼓也猛烈地响了起来。许多人一面冲一面喊着：

“攻进去啦！攻进去啦！灌呀！灌呀！”

眼看着步兵冲上了缺口，刘芳亮的骑兵也作好了向缺口冲去的准备。人人都以为缺口要夺到手了。李自成连声说：

“好，好！快了，快了！”

忽然间，城上的炮声响了，一片硝烟腾起。那些快要爬进缺口的义军将士纷纷倒下，继续爬上去的也被炮弹打中，死的伤的一个压着一个。还有人继续向缺口冲去，但终于又被炮弹和火铳打中，滚落下来。这样冲了好几次，都未成功。李自成因将士死伤惨重，攻不进去，已有收兵之心，向宋献策问道：“收兵如何？”

宋献策也看出来城上有陈永福亲自督战，防守坚固，今天义军锐气已挫，不可能攻进城去，但是他没有立即回答，抬头仰望天空。李自成知道他是在望气，也跟着仰望天空。这时天色惨淡，城头上硝烟弥漫，但硝烟上有一片浮云受到炮火影响，微带赤色，而天空高处却有一缕薄云，十分洁白，慢慢向南移动。宋献策先从高空观望，随后又望低空云气，脸色严肃，默默点头，若有会心。闯王问道：“云气如何？”

“书上^①说：‘霄云精白者，其将悍，其士怯。’守城军民已经胆寒，本来可以攻进城去，但遇到陈永福是一员悍将，力挽败局，致我军死伤甚众，不能攻进城去。”他指着离城头不远的一片浮云，接着说，“请大元帅看，那一块罩在城头的云彩，正如书上所说：‘其前赤而仰者，战不胜。’天象如此，且巳时已过，可以收兵，等十天以后破城。”

李自成看不清近城的一片浮云是否上仰，也不暇细看，对刘宗敏说：

“捷轩，收兵吧，不必再攻了。”

他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在大沙丘背后跳上乌龙驹，向东边大堤外集中受伤将士的一座村庄驰去。

在这一次攻城战中，义军损失惨重，单在主攻的大洞外边就死伤了三四百人。刘芳亮的骑兵没有用上，却也被城头的炮火打中了二十来个人。

当天晚上，李自成召集一些重要将领和宋献策等秘密商议，决定下一次进攻的办法和时间。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说：

“我们的将士如此奋不顾身，开封必会攻破。倘若不将开封攻破，我决不甘心！”

^① 书上——指《史记·天官书》和《汉书·天文志》。“霄云”在《史记》中作“稍云”，《汉书》中作“捎云”，都是借字。

再攻开封



第二章

经过二十六日夜间到二十七日上午的激战，攻城暂时缓和下来。

李自成的计划受了挫折，损伤相当严重，但他是下定决心要将城攻下的，所以仍在积极地准备下一次攻城恶战。

官军方面，兵丁和百姓死伤也很多。他们不抱任何侥幸思想，日夜准备着应付下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。城墙炸开的缺口已经在二十七日下午和夜间用土袋堵好。

义军仍在掘洞，但比较缓慢。原来掘洞的多为矿兵，现在换上来的生力军对工作不像矿兵那么熟练。守城军民不时地向下边投去燃烧的干柴。但这办法已经没有作用了，义军已经深深地藏在洞中。

守城军民在城根里侧，对着每一个正在掘洞的地方平放下一口空缸。这种缸又叫作瓮，瓮口朝外，经常有一个人去听一听。只要义军开始掘洞，就会从瓮口传出声音，掘深掘浅都能从声音辨别出来。

崇祯十五年元旦，开封城内除守城不能离开的以外，文官七品以上都来到巡抚衙门。武将来得较少，但陈永福和河南都指挥使都到了。他们在鼓乐声中进入大堂，由赞礼官赞唱，向供奉在中间的皇帝牌位行五拜三叩头礼，然后由高名衡跪着朗读贺正旦的表文。表文前面是几个领衔的封疆大吏的名字，后面是正文：

兹遇正旦，三阳开泰^①，万物咸新。恭维我皇上神文圣武，勤政爱民……

刚刚念到这里，忽然从北城和东城方面传过来连续炮声，有的

^① 三阳开泰——旧时祝贺一年开始的吉祥语。泰是《易经》的一个卦名。据说正月是泰卦，乾下坤上，三阳生于下，冬去春来，阴消阳长，有吉亨之象。

炮弹显然是从城外飞入城内，隆隆声响得震耳。高名衡不由得停一停，然后继续念下去，无非是老一套歌功颂德、“再见中兴”的话。好在这颂词只有十几句，很快就在鼓乐声和炮声中结束了。

按照往年惯例，趁着这机会，大家要向巡抚拜年，然后稍进点心，再由巡抚和布、按二使率领，同去周王府贺年。但今天高名衡读完表文后，抢先向众官躬身作了一揖，说道：

“今日省城被围，情势吃紧。守城军民，露宿城上，浴血对敌。值此艰危时日，正要我辈竭忠尽虑，与军民同甘共苦，为皇上保此一座危城，保此数十万生灵。官场中拜年之事，今日全免了吧。”

大家默默相看，不敢说出异议。布政使梁炳事先知道高名衡的这个主张，附和说：“免了吧！免了吧！”

高名衡又说：“昨晚周王殿下命内臣来向学生传谕：省城危急，务望文武众官用心守城，不必进宫朝贺。既然殿下已有此谕，我们只好谨遵。请各位回去，各守职责，不可疏忽大意。”

众文武正在退出，忽然从东北城角又传来一阵密集的炮声，好像又开始攻城了。高名衡忙向院中问道：

“城上有何动静？”

随即一个巡捕快步进入大堂，在巡抚面前跪下，说：“禀大人：城上尚未来人禀报。不过百姓都在哄传，说今日李自成要再一次大举攻城，比二十六日那天还要猛，扬言今日非攻进城中不可。”

高名衡心头狂跳，但表面上仍竭力保持镇静。他转向陈永福徐徐问道：

“陈将军有所闻乎？”

陈永福说：“此是无根谣言，请抚台大人和各位大人不必听信……”

梁炳截住问道：“将军何以知是谣言？”

陈永福回答：“城内城外隔绝，消息不通，果真闯贼今日攻城，城内百姓如何晓得？何况前日闯贼攻城受挫之后，掘洞已经缓慢，昨天夜间也没有看见在城外调集更多的大炮，不像是要在今日大举攻城的样子。”

天明时候，北城外不远处有不少义军向一个沙丘方向运送木料。有的用牛车，有的用人抬。这沙丘离城壕只有一里多路，所以从城上看得十分清楚。那些木料都是柏树，有的柏枝还没有砍掉，分明是从各处坟园中砍伐来的。

大家正在观看，忽然有两名义军骑兵从沙丘附近飞驰而来，到了城壕外边，轮流向城上喊话：

“今日过年，互不相犯。倘若城上打炮，老子十倍奉还！”

他们声音高亢，带着陕北口音，喊叫几遍之后，勒转马头，扬鞭而去。

城上守军明白义军是要在沙丘那里修筑高的炮台。他们商量是否要向那里打炮。有人主张打，有人反对。正在争论不休，有个小伙子冒冒失失地点了一炮。只听轰隆一声，炮弹打了出去，一片硝烟腾起，但是炮口偏低，刚刚打过城壕，炮弹就落了下去。

这一炮打过之后，义军的大炮从不同方位纷纷打来，有不少城垛被打坏，一些守城